

百

家

园

浅析《红炉点雪》对痰火证的论治

古之医家对痰火证论述较多,然论述最详莫过于明代医家龚居中,他在《红炉点雪》一书中对痰火证的病因、病机、治疗及预后作了详细的论述,其论精当,不落窠臼,可资借鉴。

1 病因复杂,症状多异。何谓痰火证,龚氏认为:“……火炎痰聚,因其有痰有火,病名酷厉可畏者,故今人讳之曰痰火也。”在痰火证中,火为本,痰为标,而阴虚则为致痰致火之本,龚氏说:“然以病之先后而言,则火为痰之本,痰为火之标,而其阴虚,则为致痰致火之本矣。”他又说:“阴虚则火动,火动则痰生,所谓痰火者,宁非言末而忘本耶?”痰火证的病因,龚氏认为,先天禀赋不足、外邪侵袭、饮食劳倦所伤、房劳过度等均可导致痰火证,他说:“有禀赋素怯,复劳伤心肾,耗夺精血而致者;有外感风寒,伤肺致久咳,绝其生化之源而致者,有久病久症,小愈失调,复克伐真元而致者;有藜藿劳人,伤力吐血,致阴虚使然者;有膏粱逸士,酗酒恣欲,劳伤脾肾而致者;有熏陶渐染者,种种之异,难以枚举。”

对于痰火证的临床表现,龚氏从先兆症状和外症两个方面作了论述,他说:“然将成是症,必有预征兆始焉。或颈项结核,或腹胁痰癖,或素有梦遗,或幼多眵衄,而渐有潮汗遗精,咳唾吐衄诸血等候。”他还说:“外症必形容憔悴,肌体羸瘦,毛发枯槁,脉必弦涩扎虚。”

痰火证的病机十分复杂,但龚氏认为,水亏火炽金伤则为其病机之关键。他说:“人之一身,金水二脏,不可暂伤。盖金为生化之源,水为生之本,真阴既亏,则火自偏胜,火既偏胜,则上炎灼金,金母既伤,则生化之源已息,而水子何以借其胎养乎?”他还说:“愚谓人身生生之本,根于金水二脏,二水既亏,则五火随炽,上炎灼金,伤其化源,则生化之机已息,而瘵瘵之证成焉。”

2 脉证互参,辨证施治。对于痰火证的治疗,人们总以清痰降火为法,但治疗效果较差。龚氏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,大胆地提出了“凡痰火之证,始于阴虚,于法当补”的治疗原则,并对痰火证的用药原则做了论述,他说:“然滋阴降火者,谓益水而胜火也。盖以雷龙之火,不可以水伏,不可以直折,法宜甘温以补母,人参山药五味之属,以苦坚之,知母之属,以苦佐之,黄柏之属,岂不闻萧丘之火乎。”

在痰火证的治疗上,龚氏强调脉症互参的原则,他说:“但证有虚实,法有宜忌,倘不以脉症互参,孟浪投剂,则触处成滞,宁无颠覆之患乎?”不但如此,龚氏还从脉症互参方面对痰火证的补与不补作了详细的论述,他说:“按痰火之脉,以浮而扎濡虚缓,迟大无力,沉而迟涩,结代无力,皆虚而不足,外症自汗短气喘促,或肢厥者,皆属脾肺肾三脏俱虚,脉合其证,此受补也;若脉来弦长紧实,外证痰实气壅喘咳,或烦或热,或咽痛,或复见诸血,此为阴虚火动,脉不合证,此不受补也。”

对痰火证的治疗,龚氏非常重视脉象的变化,并从脉象的虚实上,论述了痰火证之可补与不可补,他说:“盖脉之不可补者,浮而扎濡虚大,迟缓无力,沉而迟涩细弱,结代无力,皆虚而不足,可补者也,当君参芪,佐以归芍芍地,务使阳生阴长,其病乃愈。若于此不补,或恣用苦寒,则虚虚之祸岂不旋踵而至耶?”他还说:“其脉之不可补者,弦长紧实,滑数有力,此皆火郁内实,不受补者也,法当君以四物,佐以二冬二母沙参玄参等味,滋阴抑阳,务使水升火降,阴秘阳平,病或可痊。若妄施补,则实实之灾,将焉免之。”

在痰火证的治疗上,龚氏力倡用参芪之属,使治疗效果明显提高,他说:“予总角以至于今,服参芪而愈者,十常六七,而不服参芪得愈者,十无二三。”不但如此,龚氏对不服参芪者进行了有力的批判,他说:“葛氏昔擅专门,所遗之方,未有不主参芪者。厥后因二王不经之论,致令医家掣肘,遂视人参为蛇蝎,惟以苦寒为要药,种种杀人,犹不知悟。”然而,龚氏虽然强调用参芪治疗痰火证,但他认为应结合病人的病情灵活运用,不可一概而论之。他说:“凡人面白面黄青黛悴者,皆脾肺肾之气不足,可用也。面赤面黑者,气壮神强,不可用也。脉之浮而扎濡虚大,迟缓无力,沉而迟涩细弱,结代无力者,皆虚而不足,可用也,若弦长紧实,滑数有力者,皆火郁内实,不可用也。”

龚氏不但对痰火证的治疗做了论述,同时对痰火证的预后也作了论述,并提出了“痰火死症”的观点,他说:“痰火呕血成盆,而过多者,不思饮食,肌肉渐消者,此心气已绝,死不治;……痰火咳逆吐食者,此胃火炽甚,脾气受伤,多致不救。”

3 宜守戒忌,功同药物。龚氏认为,痰火证的病人除了药物治疗外,还应注意戒忌,他明确地提出了痰火证的“戒忌箴”。并对戒和忌作为明确的规定,他说:“夫所谓戒者,以其于病有大妨,法当所戒,不戒则死,所谓忌者,以其于病有所不宜,法当忌之,不忌则害,二者实为痰火之死生关头,可缺一乎?”同时,龚氏还认为,痰火证病人能否守戒忌,是治疗成败的关键,他说:“然痰火固为恶候,治之愈与不愈,亦在人之调摄何如耳。”与此同时,他认为守戒忌与药物治疗的作用一样重要,二者必须互相配合,缺一不可。

龚氏认为痰火证病人应该守戒忌,并对其内容作了具体的规定,他说:“戒戒暴怒,最远房室,更慎起居,尤忌忧郁,顺就寒暄,节调饮食,毋以我言,虚伪无益,一或失调,噬脐何及?”不但如此,龚氏还从理论上对痰火证戒忌的机理做了论述,他说:“如恣欲则伤精,绝之则所以存精足水以制火也,若暴怒伤肝,戒之则所以平肝安土以养金也,贪欲则伤肺,戒之则所以清金制木使毋凌脾也,嗜利则劳神,戒之则所以肃金而充水也,慎起居,所以防贼风虚邪之犯正,节饮食,毋使菟苑莖以留脾,简言语,所以保金以育水,薄厚味,所以息火毋伤金。”

陕西玻璃纤维总厂职工医院(713100) 葛少勇